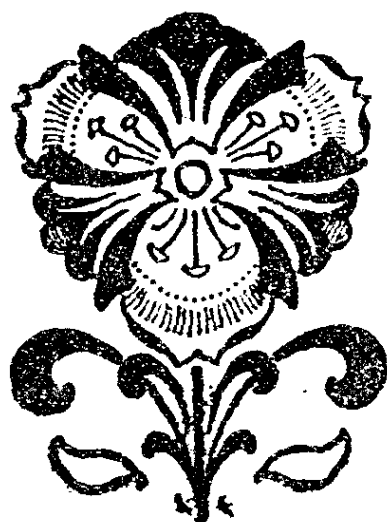


慈善弟兄會的創立者

伯多祿

弗利道芬



保祿印書館出版

E11

論聖物——出版了！

全書六十八頁

內附精美插圖

實價每冊二角

往往有人誤會公教會的聖物爲迷信，甚至冷淡教友也有輕視聖物，不屑使用的。這真是大錯特錯！要知道公教的各種聖物，實爲破除迷信的工具；使人用最合理性的方法，求得靈魂肉身的健康。『論聖物』一書，就是爲闡明聖物的真意，與善用聖物的效益，現已出版了。要明瞭各種聖物的性質和來歷，請速購閱！

保祿印書館印行

滿恩禮司鐸譯

慈善弟兄會的創立者

「伯多祿·弗利道芬」

保祿印書館發行

寫在前面

在去年冬天，北京某家報紙上，揭載出「北京外國使館遇火，燒燬一個，損失已不下兩萬餘元」；人注目的大字標題；許多讀者，都在好奇與憐惜的情感之下，嘆噓。據說：「遭火的樓房，並未全部燒毀，而損失已不下兩萬餘元」；還載着：「查火之起因，實因烟囪梗塞，爐熱不得出外所致。」

的確！我在北京還沒有見到一個荷着小梯子，拉着繩索掃烟囪的黑人呢！但在歐洲，時時處處都可以發現；他們的惟一職務，便是掃除各家的烟囪。他們終日裏從事於掃烟囪的工作，所以黑得像印度人似的，因此大家不約而同的呼他們為「西歐的黑人」。我們的伯多祿弗利道芬 Petrus Friedhofen，便是這隊伍中的一個。

在一八五一到一八六二年之間，德國有四位熱心的手藝人，他們以苦幹的精神，各自都創立了一個慈善修會，在這些會中單有修士沒有神父，

這似乎成了他們修會的特徵，伯多祿弗利道芬便是其中最負勝名的一個。但是以一個掃烟囪的出身，怎能造成自己的盛名呢？我們很容易發生這樣的疑問；的確！他不是因了自己的天才與發明，或是因了自己精明強幹而造出來的驚人偉業；他只是將自己要建立的修會，完全放在自己身上，並親自負起一切修會建設計劃。所以他的修會是完全自主，不受任何影響的。他以自己堅決的意志，來作他實行一切計劃的利器，以自己滿腔的熱血，不撓的精神，來作該修會的主動力；而且在他的心胸內，不是僅僅創立一個慈善弟兄會，同時還要建立一個，以看護病人作主旨的新聖母會。但是慈善弟兄會完成後，天主爲了慰勞他的旅途之苦，便把他接回老家——天國去了，他那滿被人間毒劍刺傷的肉體，現在平安的躺在德國極著名的特利爾 Trier 城裡。在那座城裡，現在還保存着耶穌穿過的長袍，和宗徒聖瑪弟亞的墳墓，此外還有無數聖人的遺骸與遺物。

許多被世苦緊壓的人們，都奔伯多祿弗利道芬的坟前，呼求他的救援，希望他那英勇的精神，慈愛的心腸，來解救他們痛苦的束縛。現在他的同志們，依然揭着他的苦幹旗幟，到世界的各處，從事於慈善工作。特別是在中國上海甘肅等處，他們建設了慈善機關作基礎，來實現他們捨己爲人的苦幹精神，並以他——伯多祿——的人格，來感化中國的青年，希望他們早日接受他的美意，來共同負起救人的重担！

我們看到伯多祿特別恭敬聖母，聖類思，以及他爲人群服務而犧牲自己的精神，我們對他不能不起敬畏，不能不發出羨慕與倣效的心情。同時，我們也不能把他的小傳譯出來，供獻給中國具有苦幹精神的青年之前，作爲借鏡。

關於譯文方面，爲了適合中國讀者的口味，我們採意譯法；至於文字方面，我們力求文雅通俗。但因時間關係，亥豕之誤，或所難免，拋磚引

寫在前面

肆

玉，是我最迫切期待的！

本書蒙王鳴桐先生協助譯成，特於此致謝！

滿恩禮寫於西山普照院

一九四〇，八。

目錄

伯多祿的故鄉	一
家庭的遭遇	三
伯多祿的職業	七
黑伯多祿與白王爺	一〇
旅行者與傳教者	一三
故鄉生活	一六
掃烟囱者——或是修士？	二一
業餘的善舉	二七
值得紀念的一天	三二
主子！你要我做什麼？	三八
從黑暗到光明	四三
新的開始	四八
風波	五一
目錄	伍

目錄

有志竟成

在聖人們的光輝中

結論

介紹慈愛弟兄會

入會須知

祝文

陸

六〇

六六

六八

七一

七二

七四

伯多祿的故鄉

伯多祿弗利道芬，祖居在離哥佈倫 Koblenz 不遠的一個威德斯堡村中。位置在美麗的萊茵流域內。

萊茵真是個世界有名的地方，凡是旅行萊茵河的人們，誰不因清秀的山河，古老莊嚴的教堂，而生留戀之心呢？誰不覺得萊茵河地方人們的活潑，正似發源於碧綠的葡萄嶺的萊茵河下流時一般的活潑呢？同時住在萊茵河畔的人們，又怎能不自誇的高唱着讚美的歌兒呢？

「我們的萊茵河，讓我們很喜歡很自尊的讚美它！」

在另一個美腓的所在，伯多祿誕生了，那裡有萊茵河的支流，同樣秀美的莫塞耳 Mosel 河，有偉大的而含有歷史風味的炮台，好似庇護者，聳立在哥佈倫 Koblenz 的一旁，在這清秀絕倫的天然圖畫中，伯多祿度過了他的童年時代。他攀過高山，越過峻嶺，遊遍了萊茵河流域的任何一個小

鎮，他在學徒時期，更旅行似的，遊歷了莫塞耳 Mosel 河，阿耳 Ahr 等地。學作期內，他便以萊茵河流域的亞琛 Aachen，哥佈倫，特利耳 Trier 三城，爲他走入聖途的休息處。萊茵人們的愉樂精神，乃是歷代純正的信仰，流露出的清潔血液。

在這美好的環境之下，號稱「黑人」的伯多祿也同樣被天賦的喜樂佔有了。他極喜愛唱歌，幾乎成了歌迷，他最喜愛唱一首人人熟習的聖母歌，所以在他辭世的一刹那，還希求他的弟兄們，代他唱這首歌。

他的村莊：居在哥佈倫較高的地方，但却嚴密的潛藏在一片豐富肥沃，多菓樹的叢林裡。從遠處看去，只有古老奇異的鐘樓，聳出綠樹梢頭——可是現在又修了一座偉觀的聖堂，和一座高入雲際的鐘樓，舊堂上面仍然掛着一幅聖母繪像，因爲他們熱心的祖先們，早已選定了童貞聖母，作他們村莊的保護者。他們的聖堂屬於巴來達 Vallendar，同時也是特利耳 Trier 主教轄區的一部。

一八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，也就是伯多祿誕生的第二日，他便在巴來達的聖堂裡領了聖洗，獲得了超性的生命。

家庭的遭遇

伯多祿弗利道芬的家宅，也和隣居的房舍一樣，蘊藏在叢林的深處，偎依在聖母庇護的衣角下。

環境雖然是這般的幽雅清靜，但是不能避免天主磨鍊他賞給的痛苦，於是他家庭的不幸便開始了……。在奧妙的天主聖意中，使他躋進了一個學校，度着辛酸，悲痛的學校生活；他更以自己的明智與愛情，造成了一位公教的棟樑，列入聖品的候補者。

伯多祿的父親，和他的母親亞納，也和本村其他住戶一樣，從事農耕的工作。他們家中的境況，雖然不算貧寒，但也不過僅是通常所謂「小康之家」；伯多祿的祖父，以他的忠誠勤勞血汗，購買了一點私產；父親除

了務農以外，還作着掃烟囪的職業。這雖然不能獲得例外的收入，卻很能供給兒女逐漸增加的過程中，家庭的日常費用，因為那時正值法國大革命，古德國陷於滅亡，拿破倫戰爭的軍馬，出沒在萊茵河一帶，號稱安樂鄉的萊茵河區域，也受了極大的變更與打擊。

事後：伯多祿的父親，與本村一位精明誠實的姑娘訂了婚，不久他們便邁進了幸福的溫柔的新婚生活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的過去了；當他第六個愛子還在搖籃裏的時候，不幸！他們的父親竟長眠了！更可憐！他在臨死的前三天，又作了第七個孩子的父親。我們的伯多祿，便是他們的第六個孩子。

伯多祿可以說完全在一個缺少父教的家庭裏長大起來的，幸運的：世上還有他們的慈母——他們的生活素。這位孤兒的慈母，將她所有的力量，完全用到教子上，因為愛的燃燒，有時她竟傲幸的超過自己的本能；她一面經理着園內的春耕秋收，一面喂養着牲畜，這些都在剝奪着她的精力，

加之：料理廚務，打掃房舍，一切家庭的瑣碎雜務，佔去了她所應有的休息時刻。除此以外，她還要教訓她的子女——在他們幼稚的思想裏，播種聽命，作人，勤勞，熱心等等的種子，使這群天真爛漫的兒童，也能各自盡他們的小力量，來幫助他們的母親。但是這位孀婦的健康，終於被勞苦，憂悶所剝蝕了，一八二八年的追思已亡瞻禮，天主把這群孩子的母親，接出了這痛苦的世界，升天去了！這時伯多祿還不滿十歲。弗利道芬的兒童們，都像失去了牧童的羔羊一般，孤苦伶仃的生存在這冷酷的世界裏。

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」，這群處在惡劣環境中的小生命，又怎能跳出這句經驗之談呢！可憐！她們十九歲的愛姊——能稍微代替母親的姐姐，又被死奪去了！一位躺在搖籃裡的小弟弟，似乎預知了將來的不幸，也靈機的離開人間，隨着姐姐去了！家庭裏只剩下了五個弱小的生命——其中，有兩個弟兄，三個姊妹，三個姊妹中又有一對是雙生，以年齡排列，亞各伯為最大，其次是瑪加特，依撒伯爾，瑪利亞，伯多祿。

威德斯堡濟貧組的組長，和一般好善人士，本堂司鐸等，都不斷幫忙他們，並代亞各伯謀了一個學徒的地方，從此亞各伯便開始過起號稱「黑人」的掃烟囪的生活。

天主始終不忍瞧着這群天真的小生靈，度着人間的冷酷生活，所以恰巧便有一位熱心的老婦人，懷着滿腔的熱血，甘願代替他們的母親教訓他們。自然的；這位老婦人，不能完全償給孩子們母愛，可是她伴着一群孤兒，熱心的祈禱，流着熱淚，都在強迫着天主，降以甘露，來潤澤他們久已枯乾的心靈。

最幸運的！這些孩童，在母親的愛中，已學會了祈禱，聽命，忠誠等美德，他們的遭遇，無論是怎樣痛苦，但他們總是天性般的懷着一種安慰，這樣的想着：「天主是孤苦人的父親」。他們深憶着母親的遺言，想像着本村聖堂內掛着的聖母像；「孩子！請看這是你的母親」。現在這個遺訓，的確使他們的精神，獲得無上的安慰。

這群堪稱模範的兒童中，伯多祿最爲親近聖母，看去：他似乎要在聖母的慈目下，尋回超過母親的愛。一年後，威德斯堡的人們，和他的學伴，都互相的這樣談着：「伯多祿在遊戲時間，總是偷偷的逃開同學，跑到聖母像前，和聖母談母子的密語」。的確！仁慈的聖母，要在他生命的海洋裏，作他指路的明燈。同時伯多祿爲了盡量的恭敬聖母，也甘心作祭台上的僕俾。實在說起來，這種工作，對於孤苦的兒童，的確是一種安慰幸福與快樂。

伯多祿的職業

伯多祿是一位天資敏慧熱心上進的青年，他對於學業的追求與進展，都有驚人的成績。他小學畢業後，因環境的關係，使他不得不離開學校，計劃他將來的職業問題，幹什麼呢？……還是掃烟囪吧！他決定了他的職業，而且立刻跟着他的哥哥雅各學起掃烟囪的手藝來。〔世襲業〕

當他將要離開故鄉的時候，兩個偉大的公青大瞻禮，降臨到他的家裏，都是兩個值得慶幸的——初領聖體和受堅振的大節日。伯多祿初領聖體，是在本區聖堂裏舉行的。那時他只有十三歲的年紀，（一八三二，四·二九）又一年五月十四日，他於本主教的權下，領受了堅振聖事。以他那般熱心虔誠，與勤勉，定然可以獲得完美的準備。他依賴着聖體聖事，聯絡了基利斯督的生命，過着同一的生活，基利斯督也借了堅振聖事。收了一個真誠的勇兵，英雄的將士。只等着時機的來到，表露出他偉大的功業。

現在伯多祿離開了溫柔的故鄉，跑到一座人地生疏的阿爾威城 *Ahrwei-*
ter，是躺在萊茵河的支流，阿爾 *Ahr* 幽谷中的小城。阿爾河發源於愛斐爾 *Eifel* 山嶺。所以這條河很靈敏迅速的流動着，看去真是一幅幽雅的圖畫，河水迅速而又幽靜的流過美麗的小城與村莊，因了阿爾紅酒的優美，造成這「城」與「村」的勝名。

伯多祿的哥哥雅各伯，已是多時住在阿爾威城了。而且在那裏也組織

了家庭，原因是這樣的：當他尚在遊行工作的時期，在阿爾威城的掃烟囱的工師類思屬下獲得了工作。意外的！他的工頭忽然死了！遺下了孀婦弱子，的確令人可憐！雅各伯爲了救援那般天真的幼兒起見，便與那孀婦結了婚，抱養了這四個人間的孤兒。

伯多祿來到這座小城裏，很有平安快慰的感覺，因爲小城的四週，修着圓圓的一圍城牆，經過建築優美的城門時，總可以瞧見一幅含有歷史風味的，掛在牆上的聖母像。她很能賜給漂泊異鄉的伯多祿一種故鄉的安慰。自此伯多祿便以這座小城，作了他第二個故鄉。

雅各伯弗利道芬，是品格優美的人物。他傾盡心力教導他的弟弟，讓他實地練習掃烟囱的技能；同時雅各伯接養了別人的孩子外，又漸漸的生了幾個親生孩童，因此他們這樣的家庭，衣，食，住那能有富餘；不過伯多祿是一位知足勤勞的青年，很能體恤別人的困苦，他的哥哥也時時做他勤勞的嚮導。他那工作的敏捷熱誠和他那愉快的習慣，都如關心他的

愛侶一般，站在他的身旁，指導着他的工作，這樣他手藝的進步，自然是超人一等的迅速，爲了這個，他獲得了全城人民的稱贊與愛護，三年的學徒期過了，他的師傅發給他一張出學證書，而且還有他師傅親手的簽名，本城縣長的蓋印。詳寫着年，月，日，地址。「阿爾威城 Alrweiler 一八三七年八月十一日。」

黑伯多祿與白王爺

這位容貌清秀而文雅的王爺，並不是小說上的理想人物，他的確是一位忠誠正直的青年。在阿爾威城，號稱「黑人」的伯多祿，與這位面色潔白的王爺結爲摯友，的確是促進伯多祿成爲掃烟凶隊伍中的主堅份子。

在維也納博物館的陳列室內，掛着兩張十六世紀的兩個幼兒的畫像。從他們那清秀的眉目看起來，我們可以斷言他們倆是弟兄，並是兩位貴族公子。他們都穿着短短的服裝，圍着柔軟潔白精製的圍巾，恰是在這兩位

美少年身上，開放着鮮花一般的俏麗，尤其是那兩雙閃動感人的眼睛，射出流動和藹的光芒，時時注射着他鄉的遊子。在這幅畫的下邊，還有他的簽字：這就是公撒格王爵裴迪南的長子類思，另一個是他的弟弟如多福，這位王爺——類思——，在整個的公教裏，都認為他是聖人類思公撒格，在阿爾威城他與黑人伯多祿結了摯友。

自聖教會把保護青年的責任，托給類思之後，恭敬他的人也日漸增多。在阿爾威城格外注重這個美麗的敬禮，每年的六月二十一日——類思瞻禮，聖堂裡特別為青年人舉行隆重的大彌撒，及遊藝會等等慶祝的儀式。還有一般青年做擊鳥比賽。最後大家擁着選手，在本城的大街道上，舉行遊行大會。一切都十分的現露出：這是青年們最興奮的光榮的一日。較小的男孩和姑娘們，都穿着簇新的衣服，領下扣着鮮艷的玫瑰花朶。並在那些天真的兒童中選出一隊來，衛護着帶着有聖類思肖像的旗幟。同時有一種清脆的感人魂魄的古老歌聲，斷斷續續的從那隊美少年的紅唇中唱出來：

「大聖類思兮！美若天神。

形清神潔兮！無纖塵。

功高福厚兮！絕類超倫。

領袖後生兮！保天真。

.....

.....

當這個慶日還沒有降到人間之前，伯多祿聽別人談述着去年的盛況，他便高興的跳躍起來，同時多領聖體，準備自己善過那慶日的黃金時間。他在阿爾威城這是第一次過慶祝聖類思的瞻禮。這次不但是他靈魂的惟一驗石，而且也是他的一個絕好的得聖寵的日子。

自這熱烈慶祝的日子過去後，伯多祿更加深刻的愛慕感謝這青年主保聖人。以後，他每年爲了恭敬聖類思，必舉行六個主日的敬禮，更勉勵自己效法這位青年聖人的堅勇豪爽的精神，因了效法，把他變成了一位堅決

有爲的青年，深刻了解自己的手藝，並效法聖類思，度自己的日子。

伯多祿以這卑小的掃烟囱的資格，現在居然與皇帝的王爺結爲摯友了。這真是令人料想不到的事情。相信：除了至明智，至仁慈的天主之外，誰也不能把他倆團結起來！

旅行者與傳教者

伯多祿三年的學徒期間過去了，他爲了深造自己的技術，便開始了遊行學習的生活，擺在眼前的道路，把他引領到萊茵河，摩塞耳河，和高大的愛沙耳山。後來在亞德母地方覓到了工作；並極受大家的歡迎，請求他永久住在那裏。可是一個遊行學藝的人，爲了深造自己，是不應當長久住在一個地方的，何況伯多祿又是這麼一位非凡的人物呢！伯多祿走後，不但留給他師傅一個永遠不會消滅的印象，就是別的人們，也十分感嘆着他的離去，甚至於在他離開那裏幾年之後，大家還指着他往昔住過的房屋說

：「這是工伴伯多祿已往的住室」！像這樣的人物，在耍手藝的人群中，的確是很難尋到的！伯多祿辭別了亞德母之後，便奔到南邊的摩塞耳河，更至威德利，靠恒等城裏，從事工作。過了一些時候之後，他又前進到別的地方去。這樣他在漫遊着唱着愉快的歌兒中，又轉回了萊茵河；在一種愉快的情緒下，他又回了阿爾威城。

在這個較長期的旅行裡，伯多祿的確獲得了偉大的效果，因為他不但增進了自己手術的深造，洞悉了社會人情間的事故，還獲得了許多人生的經驗。同時利用他那善於欣賞自然美景的銳利的眼光，與體會自然美景的慧心，使他在漫遊中獲了不少的愉快。路旁每棵野花，山谷中每條彎曲的小溪，每條羊腸小道，一個靜美的夜，幾縷電閃，一陣雷鳴，都能引起他的注意，使 he 想到天主的偉大與威嚴。他把途中一切驚喜悲痛的感觸，都以遊行題材，或小品題材記述下來。

因為伯多祿具有一種愉快而動人的性情，所以他無論到了任何一個地

方，都可以很快的結識一些工伴，同時在他們中選拔一些較好的份子作朋友，若是他們——伯多祿的朋友——多與伯多祿交談，那麼他們不但可以享受到精神的快慰，且能於無形中，使自己的人格變好，同時伯多祿也利用一些親密的談話，引他們認識和崇拜他的摯友聖類思。因為尊敬類思，而去避免一些不道德的行爲與弊病。世間叢生不絕的罪惡，死不盡的惡人，在伯多祿遊行期內，已經不知遇到了多少，所以他對於世界，早已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與一種應付的經驗。

幾年前，鞋匠克爾冰 *Kolping* 在遊行學藝的旅店中，深深的經驗了同伴們的靈魂是那樣的危險，於是他似乎受了一種外力的逼迫，催在伙伴中荷起宗徒的担子，拯救一部分的不幸墜落的靈魂。後來，且因此升了司鐸，創立了「旅伴修會」。現在散佈在整個的聖教會。

同樣的憫人之心，基督的偉愛，也感動了我們的掃烟凶者——伯多祿。讓他在聖類思的精神旗幟之下，負起宗徒的責任，作起宗徒的事業。聖類

思的一切行爲，都是伯多祿極精細的仿效鵠的。雖然伯多祿離開某地很久了，但在他的伙伴中還能現出他遺下的效果。伯多祿每一次與衆人作別，必有許多青年的護守天神，用感謝的祈禱，來與始終快樂的他。伯多祿一送行。這樣更可以證明：伯多祿不但是一位學藝的遊行者，同時也是一位精能的世俗化的傳教者。

故鄉生活

當伯多祿三年的遊行完畢後，他回到阿爾威城同他的胞兄協力工作，經過時間不久，他便遇到了一個獨自工作的良機，而且還在他的故鄉巴來達城裏。

一八四二年七月一日，他任了巴來達城掃烟囱的技師並兼該城預防火險的視察員，這樣他才能將自己的技能供獻給他的故鄉巴來達城，和所屬的三個小鎮了。同時他更慶幸着能夠重返兒童時代的故鄉，重會久別的鄉

親，特別使他愉快的，就是他的兩位姐姐，都在這兒有了良好的配偶。當他初到該地時，他的姐姐以天賦的愛情與喜樂，慶祝着與她們的弟弟聚頭重逢。經過一個相當時間，伯多祿又獲得了全城人士的歡迎，就是已往竭力反對他的人，現在都是那般的敬佩愛慕着他，他自己也很相信自己技藝的超眾。

他是一位忠誠正直可信託的人，他永遠是愉快的，並不是一位令人恐懼的黑魔，是一位使人喜愛的青年。他無論到任何地方去，總給那地方送些愉快的氣氛，如果在巴來達城內，凡是一家門前豎立一個漆黑的小梯子，就可以斷定，那兒必定有掃烟囪的人在工作着。伯多祿無論到任何一個地方工作，絕不會因煤灰的飛騰，器具的嚮聲的混亂，惹起主婦們的煩悶，他更給她們一種悅耳的歌聲，一幅令人愛慕的笑臉。所以當地人得到了一種經驗：如果有一種熟習的歌聲，輕脆的發自屋頂上，大家立刻會明白，那一定是伯多祿在上邊工作。他唱的歌，永遠是下面全心愛瑪利亞的歌

兒：

「全心愛瑪利亞，

常常的如意。

喜歡受苦受難，

事奉聖母你。

很願意從心裏，

恭敬瑪利亞。

你是天堂母皇，

最可讚美的。……

……

現在伯多祿的心和幼時一樣，毫無改變的敬愛天主，和他靈魂的母親——聖母瑪利亞。對於經濟的分配，更爲出奇得法，他最愛裝飾聖母祭台，更愛裝飾本村小堂內的聖母像，因此終日思念着聖母；當每次上下工時

，他必經過小堂前，必定跪在聖母像前，作一短時間的祈禱與朝拜。到了瞻禮時，他常常度過萊茵河，到一所懸有『萬應聖母』像的小堂裏，作一次敬禮。不過到那兒朝拜聖體的人，不只伯多祿，尚有許多敬愛聖母的人，都受了這聖母像的吸引，而跑到那裏去。

由上述的經驗，我們斷言，伯多祿在巴來達城，並沒有很久的時間，便受到大家的歡迎，交到了許多青年伙伴；並是一位極能幹，極令人喜愛的技師。於是他便利用這個機會，慢慢的把他的好友——聖類思，介紹給大家的。從此每天領聖體的人數更增多起來。聖類思與伯多祿在這裡已有了很大的效果，人們在聖堂裏的謙恭祈禱，在家庭裏應世的精密，處處都表現了聖類思與伯多祿的奇功。總之，凡是與伯多祿有交情的人，都是幸福的。很多家庭的家長以及本堂神父，都在熱烈慶幸着伯多祿的到來。本堂總鐸牛斯寶 *Nussbaum*，他是給伯多祿第一次送聖體的。他知道伯多祿是那麼可憐，現在他瞧見他的靈魂是這樣的潔白，他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天

主。

伯多祿把幾年來的經驗與計劃，坦白的告訴了這位可敬的神父——牛斯寶。同時神父也非常讚同他的計劃，並准許他組織一個恭敬聖類思的團體。於是伯多祿的同志們，便按會規集於伯多祿的家裡，唱着愉快的歌兒，互相商討着各個人的志向，和當時最能煽動人心的新奇事兒，因為時值一八三零和一八四九年間的法國大革命。革命，雖然僅僅是一個國家的事，實際上却關動了全歐洲，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蠱惑了許多人們的頭腦。一八四四年，特利耳城的主教，把耶穌穿過的大袍，展覽出來，讓大家朝拜。可是一般外教和仇視教會的人們，立刻很暴烈的煽惑公教信徒。而頭腦清白的伯多祿，立刻觀察清楚了這件事情的背景，他便將他所讀過的聖經，問答，以及其他的公教文字，都重映在目前，並於晚間睡覺時，加讀幾頁關於道德信仰的書籍，並細討其中的奧義。這樣不但可以增長他的學識，並可以使他認清公教，不致因蠱惑而昏迷。一切邪惡的傳說與反對公教

的口號，對於他自然不會發生任何效力。這樣他不但保持着自己的信仰，還保住了朋友們的信仰。當他駁斥別人的謗言，與無理的辱罵時，總呈現出一幅優美含笑令人愛慕的面容，逼出敵方的笑顏來。以這種方法，駁倒了對方的理論。晚間的類思會議場中，伯多祿總是送他的朋友們一些愉快的情緒，散會後，每個會員在他們的歸途中，都是高唱着幸福之歌，見不到一幅憂愁的面孔。這一切都是伯多祿超人的特性。

由此，我們可以想像到，三年後伯多祿離開巴來達城到修會時，人們是多嗎難過，特別是聖類思會的會員們。

掃烟囪者——或是修士？

這位掃烟囪的青年，總覺着自己的耳朵裏蕩漾着天主命他入會的呼聲，於是他極力的轉託救主會的神父，幫助他進行。他很相信他們，因為不久以前，曾在荷蘭的惟德模城 Witton，建立了一個新修會。

伯多祿的入會動機，乃是他秉賦的傾向，並無驚人之點，只看他的心目中標準人物——聖類思，便可想像一般。聖類思的處世，已經留下了一頁光榮的生命史，可是他只在青年綫上的最前端，便離開了世俗，開始了修會中的神修生活。情理告訴我們：凡是敬仰親佩他的青年們，自然要步他的後塵而入會了。的確，雖然有許多少女都在敬愛着伯多祿的人格，以爲他是一位極完美的配偶，竭力追求他企望與他結婚，可是伯多祿卻沒有一點結婚的意念。

那時候恰值大革命時期，文藝復興學說迷世，多數的神修團體，都爲環境所淘汰了。德國境內的修院，更是特別稀少，一些莊嚴的古代修院，也多數荒蕪零落，空空的聳立着。這樣倒告訴伯多祿，修會生活的高尙，吸引伯多祿邁進神修的階段。革命的風雲過去了，一般修院又漸漸的興盛起來，在這當兒，伯多祿由他最近的一個神修團體裏，得到了他妹妹瑪加特的消息：她現在已經入了「貧窮耶穌聖嬰會」。這個會的建立史是極

新的，當伯多祿住在巴來達 Vallendar 的時候，亞琛 Aachen 境內四位貴族派的婦女，興起了這個會團，後來她們又選了一位可敬佩的領導者——加拉法義 Fey，她是那地方一位最受崇拜的家庭姑娘，瑪加特弗利道芬，因與創會的四位修女相識，所以她在一八四六年作了本會的二期修女，也就作了該會的領導者。

弗利道芬的孩子們，她們彼此保存着姊妹間真摯的愛情，一種愛的情絲將她們纏繞着；其中尤以瑪加特為最熱心，她的哥哥伯多祿因此也特別親近她。因為修女會歷史的寫作家，曾經這樣敬讚的記述了她的事實，現在為了增光他的妹妹，也要記述在他的小傳內：

瑪加特弗利道芬，她的會名叫瑪爾達，她是一位滿被聖寵的愛女，該會的福星。本來以她那付天然的美艷，賢良柔利的性格，不但能夠尋到德學兼優的夫婿，更能登上賢妻良母的標準階級，但是她放棄了人間的婚姻與虛名，因為她的人生觀是超凡的，她總以為結婚以外還有許多悅樂天

主的事業。所以她甘心在一個遭遇極端惡劣的家庭充任女僕，這個家裏男主人是個「汚人黨」員，他行爲的惡劣，時刻在煽惑着他那已歸化的婦人。他家庭的貧寒，可說達到極點了，僕女瑪加特，不但得不到他分文的報酬，而且自己還得變着法子弄些錢來，補助她的女主人。她幾時瞧見別家門前堆滿了新運來的煤炭，便忙着替人家送到存煤的所在，希望得些報酬，好去供奉她的主婦。的確，天主不會抹殺人間星點的善事，更不會抹滅這非凡的善舉；因了她的善功，她的男主人在臨死以前與天主的聖教接近了。本來在一八四四年，她很可以伴同那四位創會的修女同興善業，只是她那聽告解的神父——安德肋·愛義 For 打斷了她的興頭，讓她在這貧窮困難的家庭裡，完成這樁善事。一八四六年二月她在新的環境下，踏入了神修階級，開始了必慶賀的「入會紀念日」，以後她便到鉢恩 Bonn，哥佈倫 Koblenz，蘇瞳 Southam 等地去服務。她無論在任何一个會院裏，總是留給同志們一個深刻的印象，一件件令人讚美的善表。她是本會的模範，她更是

各個院長的安慰者；她那可敬的仁愛的心腸，始終結合着她那深刻而真誠的熱情。總之：在她整個的生命過程中，只有謙遜，賢惠，溫柔與可愛。五十六年的神修生活過去，她完成了比結婚更悅樂天主的工作，抱着滿懷勝利的喜樂，仙逝於英國蘇曠，她們的會院裏。

上面說的那位聽告解的神父安德肋發義，他是院長加拉發義的同胞兄弟，他們的另一個弟兄若瑟發義，拋棄了絕好的位置，跑到荷蘭的惟德模城，入了救世主會。伯多祿與加拉修女相識，或者是介紹給伯多祿，讓他借他妹妹的關係，探知了惟德模修院，於是他決意在此入會。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一日他辭去了掃烟凶的任務，轉到亞琛城去，會見了他的妹妹，作了惟德模修院的新學生。

自此他尋到了堪作模範的熱心會院，他着實的慶幸着修院生活。但是幾個星期之後，在他心靈上，突然蒙上了一層莫明其妙的愁雲，不安與狐疑的情緒，霸佔了他整個的頭腦：「什麼緣故？難道我的哥哥亞各伯死去

了嗎？……那麼，他那危險的家庭，不是還等待着我的救援嗎？……」
他不敢再往下想了，他只有懇切的祈求天主，並且把這驚人的不安，告訴了院長。全院的長輩早瞧透了他的爲人，確定他是一位很可造就的修生，所以盡力的挽留他。怎奈伯多祿的不安更劇烈起來，爲了清理這不安的狐疑的思潮，他只得離開修院，轉回故鄉。可憐的，當他到家的時刻，他的哥哥竟與世長辭了！所留給他的，只有一群孤兒，一位爲痛苦所包圍的孀婦。啊！這是多麼沈重的十字架啊！除了他的哥哥代養的四個孩子外，現在又增加了一個姪兒，這一切卽要降到這群弱者身上的痛苦，伯多祿已很入骨的體味了。本來嗎？他是痛苦中磨練出來的人，孤兒群中的最不幸者。現在他明白了自己的不安，領會了天主向他索討的未完成的工作——他應當負起這沉重的擔子！

伯多祿住在他哥哥的家裏，請求官府讓他繼任哥哥的職業，應許他每星期供給弱姪寡嫂兩元的生活費。

全城的人士，都在稱讚着伯多祿弗利道芬；因爲他的義舉，免去了本城濟貧機關的負擔。一八六四年五月，官府批准：委伯多祿繼任他哥哥的職務，修理烟囪。

業餘的善舉

伯多祿弗利道芬，又開始度他那掃烟囪的生活了。他以勤勉的個性，與奮的作起掃烟囪的工作。阿爾威城裏所有的烟囪，都因他的勤勉而非常通順。所以全城各級人們，沒有不歡迎他的。伯多祿在阿爾威城服務不久，便讓全城察覺他是一位可託的人物。因爲他整日裏以縝密謹慎的眼光，巡視着各家的烟囪，和常有火災的地方。同時伯多祿也在大家歡迎的氣氛下，背了黑小的梯子，掃帚，鉄刷和繩索，還有沉重的鉄球，在他的範圍內，各處查驗，從事工作。

可愛的伯多祿，他總以爲僅掃烟囪的責任尙不稱心。於是他便竭盡所

餘的體力與心思，去關心慈善的工作。不想這種善舉，竟變成了危難的泉源，竟把自己引進背十字架的苦難學校。

幾個月後，這位活潑慈善的師傅——伯多祿——爲了供給嫂嫂侄兒兩元一星期的費用，感到了金錢的困難，因爲他的收入，本來很少。他在每層樓房上穿烟筒，掃烟灰的代價，僅僅是一毛或兩毛銀錢。這樣每星期必須預備六十個銀角（合兩元錢），他的確沒有這麼長的時間，更沒有兩個人的力量。

他不能得到嫂嫂的滿意，因爲他不能如數供給她。因此她常發出許多怨言來，更可惡的，她不但在家嗚嗚不絕，她的怨言仇語，傳遍了街頭巷尾！可憐伯多祿以血汗換來的代價，只是仇恨自己的怨言！他真有點傷心失望，那愉快活潑的精神，實在無法呈現於外了。他在無望之中，只得呈請本縣當局，推脫自己的職任，但政界的人們，完全否認這種請求。他們在會議席上，也曾提到這件事，誰知大家却異口同音的說：『設若

這位工師辭去，那真是一件不幸的事！因爲他——伯多祿——不但是位精巧的藝人，更是一位很有道德修養的人物。該縣長便迎合了大家的意思，將伯多祿挽留下來，對於他嫂侄的生活費，從豐贊助，每星期兩元的許約，便取消了。

這樣一來，不但減輕了伯多祿的負擔，他的位置也獲得了新的證據與保障。

經過不久的時間，伯多祿又被一種新悲痛籠罩了。他爲了上面的變故，再也不能住在嫂嫂的眼前了，他只好移到別處住。但是除了房租外，還得自做自吃，他真品味到世界的痛苦了！他應用的桌，椅，床鋪，他都無法購置，只能把人家富餘的借來暫用。不幸的人處處都遇了不幸，受試探的人再也不能得到半點順心事，在這進退維谷的環境中，又逢到殘忍的冬天。這樣送給他不可想像的冰霜痛苦，飢餓，寒冷和那勞力的工作，時時浸蝕着他的健康。營養缺乏的身體，再也不能支持了。因此造成了他的嘔

血症。

可憐的負病的青年伯多祿，他以為自己將來不能如從前一樣的工作下去，心上立刻不安起來。他心裏計劃着：倘若今後我只管現在所管的一半事情，那我一定弄得盡善盡美，良心也就平安了。可是薪金不是同樣的減去一半麼？我將要一點也不能照顧我的孀嫂孤侄了！

在無可奈何之中，他只得再致書縣長，把自己的現況一一陳述給他，請縣長想一十全的辦法。縣長與紳士們都堅決的讚美這位青年，認為他是一位具有掃烟凶經驗的人，不容他脫離這裏，並應允他，他嫂侄的生活費，完全由官方供給。

伯多祿順了縣長的意見，仍留在阿爾威城。可是他雖然落到這種光景，而仍不忍拋棄他的慈善工作，更不忍卸下了那久背的十字架——痛苦。爲了這點，他的身體更一天天的弱下去，以後的時光他都是在病苦中掙扎着，他的生活是窮苦的，困乏的。酒館，戲院，以及任何娛樂場，從未有他的

足跡。同時在他這僅僅維持生活的薪金裏，總要設法省出點錢來幫助窮人——雖然他也是一個窮人——或其他善事。他在寂寞的時候，在休息的時候，唯有因了祈禱，同天主談話，或是招集友人，開類思會議，藉以自慰。

伯多祿在巴來達城裏，也如在其他地方一樣的組織了恭敬類思的小團體，本城人都似乎以他和藹動人的舉動感動了，大家都熱烈的愛慕尊敬他，尤其是一般勞動階級的青年人。他們的會議，多半在星期日下午，降福道理完了後。開會地址，在伯多祿的臥室，也可稱客廳，廚房……這間屋子雖然又窄小，又簡單，可是因了主人的品德，和大家和平的氣氛，開會時竟把這座小屋造成了世間的樂園。天主的寵愛，整天在會員們的心靈裏活動着，使他們各人盡自己的任務，善盡各人的本分。這時居然有一部份少女，因過度的敬慕，要來做效這種快樂的動作了。但是伯多祿力主兩個團體須嚴格的隔絕。

伯多祿到阿爾威後，立刻拜見本區神父美德斯 *Mertens*，告訴他關於類

思會的情形。恰巧這位神父是位老練世故，很熱心而又博學的神父，他立刻對類思團體，不發任何意見，完全憑他們自由，僅在暗裏偵察着伯多祿一切舉動。同時伯多祿也定了一個日子，請他聽告解，有時也檢查自己靈魂的現況。聰明堅決的神父，也盡自己的能力，給他一些主張，教訓誘導這位可愛的學生——伯多祿。這種教訓，的確是這位青年藝人的大幸福，他的生命是在慈善學校，馴良學校，負十字架的學校裏生長着，這樣把他養成了基督的真徒。現在我們公教進行會的特徵與任務，這位忠誠正直的掃烟者，那時已經實行了。

值得紀念的一天

伯多祿在阿爾威城裏，雖然爲了飯碗問題在工作着，但抽空依然照料着類思會團，還回憶着許多的老友，和遊行期間一切的相識者。同時他們——伯多祿的友人——的腦海中，也深刻的記憶着黑人般的伯多祿。伯多祿感化

人的種子，也和在巴來達，愛得拿 Altenahr，亞得老 Adennau，惟太西 Wittlich，克根 Kohen 等處一樣的萌芽了！他在這些地方都建設了大小不等的類思會，並且讓各個會團都互相的聯絡着。聖類思的遺像，便是他們公共團結的目標，也是他們無數日光的集中點，基利斯督也時時刻刻在保護他們。伯多祿爲了約束他們的行爲，規定了一些應守的規則，同時把這些規則，請求他們的開工神父美德司校正了，便尊爲類思會的基本規則。總題是：「童貞聖母庇護下的類思弟兄會的聯絡法則」。下面列着二十八條法則：首先是決定該會的總旨，凡類思會的同志，都必在聖類思的精神下捨生苦幹，完成美善的功德，特別要修養永久性的潔德與謙遜，因爲這兩種品德，但是人生行爲樞紐，也是一切品德的泉源。愛慕朝拜麵餅形內的耶穌，以一種同甘苦的精神，分受他身靈曾受過的痛苦；更要以赤子的心腸，孝愛他的母親——瑪利亞。其次，要發起恭敬天主的工作，振起恭敬天主的精神，來征服一切非宗教的，有害人群的淫穢事情。征服法術：就是應當謙恭溫

柔，使他們甘心拜降。要迅速順利的完成這種美德，必聽關於宗教的談論，涵養宗徒們的精神，百折不撓的與罪惡的環境爭鬥；在一般青年心裏，消去不道德的暫時快樂的幻想，讓他們永遠保持着天主賜給他們的天真純潔。此外他也錄出祈禱須知——即祈禱總會，命令大家爲個人的生存，和與生活有關係的一切事物祈禱，尊敬服從本區的神父如同本會會長一般。最後還指定：凡有志入會的青年，當終身保持童貞，並當以不屈不撓的英勇精神，去盡各人的職務。因了這些完善的條規，才造成會員內心修養的進展。

該會會規是伯多祿起草的，該會的生長，完全是借於伯多祿的苦幹精神。他是該會的創始者，也是將來的修會會長。讀者們！你會想到這偉大的精神，會潛伏在幽默的掃烟凶者——伯多祿——心裡麼？

這一切超人的見解，以一個掃烟凶者的頭腦，會想像出來嗎？這是讀者極易發生疑惑的。但是我們要澈底的了解伯多祿的人格，那嗎，這種疑

惑會迎刃而解，閃電一般消失的。因為他的熱火，永遠在內心裏燃燒着。

……

現在我們站在人的立場上來說：這般青年男子的熱血，決不會永遠蘊藏在胸膛裏而流不出來的。但是招來一般不究原理的異論猜疑和輕視，是所難免的。一般號稱熱心者的婦女們，因他們的勤領聖體，反對他們，並做出許多輕視與排斥的醜態來。同時，一些盲從的神職班的人物，對於他們也起了孤疑，雖然還有些神父，如牛斯寶 *Nusbbaum* 神父，也曾誠摯的慶賀過該會的成立。這一切孤疑的醞釀，破壞了他們團體中的寧靜，阻礙了他們有軌道的快樂的進行。我們相信，伯多祿的痛苦，必定超過任何一個會員的，「計劃不完備嗎？實行不澈底嗎？」這是纏繞在伯多祿腦海裡不能自解的疑團。

在這一髮千鈞的關頭下，天主的救援來到了，他那偉大的慈悲，仍藉救助之母——瑪利亞——賜給他們。

當時在特利爾城，有一位醉心救靈的神父安多尼李斯，*Tiers*，他是本城主教大堂的服務神父，同時他也是生在特利爾的人。在他整個的生命過程中，曾任過代理主教的秘書，所以他對本處教務有很清淅的認識。這位抱有犧牲精神的神父，除了認真的擔負自己的職務以外，還操勞着信友們的神修工作，他充任過聖母青年會的院長，一些修女院的開工神父，他在特利爾的確是位促進聖母聖心會的主要份子。這聖母聖心會的建立目的，就在收集一般歸化的罪人。它是一八三八年在法國巴黎誕生的新會，許多歸化的罪人居然變成了極有秩序，極有品格的人物。所以該會的勝名，也就因此造成了。所以這種傳教法術，也的確是一種極迎合時代性的，在極短的期間內，該會竟普遍了全球。威德施 *Wittlich* 城裏的類思會的會員，也有一些要求主教大堂的代理——李斯神父——給他們作入該會的介紹。自此，他們與李斯神父之間，由相識進展到友誼，現在他們在這不知原因的危難下，便開始探求李斯神父的意見。同時他們也很相信這位神父，因為他們

知道李斯神父整天行動在主教左右，一定可以探出主教對他們的印象，與將來的主張。李斯神父也慷慨的應允了他們的請求，親身訪察這般青年的行蹟，視察這個團體的內在性。就是別處的類思會團，他也同樣的注意到。在他慎密的調查下，他立定主意，以憐憫同情的心腸，把這個會的責任，担在自己身上，這群無人牧養的羔羊，也因此介紹給本區主教，並將他們的原委經過，詳細的報告主教。一八四八年七月二日，伯多祿帶了威德施，阿太亞的三位同員，來到了特利爾城，由李斯神父的介紹，晉謁了主教。主教因李斯神父的報告，對他們已有了好的印象，所以在對面談話的時候，更能引起他的同情來。於是他們便開始一個短時間的討論會，認可了他們的團體與規則，並極力的讚美他們的熱心，鼓勵他們，期望他們在這光明的道路上，專心邁進。勸他們以謙遜，祈禱，作完成事業的基礎。以後若有神父反對你們的勤領聖體時，可以告訴他讓他來與主教或李斯神父交涉。最後，主教把這新設的修會，放在聖類思，萬應聖母的愛懷裏，

祝福和期待着將來的成功。

這天正是聖母拜訪她的表姊依撒伯爾，首次歡唱：「我的靈魂讚揚天主……」的日子。細味起來，的確有點奇妙，伯多祿和三位同志，獲得了勝利，歡天喜地的爬過莫塞爾 Mosel 山，回家去了。伯多祿卻利用幸運的佳日，請求李斯神父作他們的領袖，幫助他們進行，懇求他常以書信教導他們；李斯神父都慨允了。自此，李斯神父每次的來信，都含着充分的，溫柔的愛情；伯多祿也竭力供獻給他，自己真摯的心腸。有時也寫幾句有價值的談諧語。現在伯多祿，真是感到萬分的榮幸，他把李斯神父認為是天主賜給他的領導者，讓他在多難的，崎嶇的道路上平安的前進，讓他理想中的修會，早日成功。

主子！你要我做什麼？

在伯多祿對面坐着閑談的主教，名叫威廉 Arnoldi，他在一八四二至

一八六四年間管理特利爾教區。那時天主教在德國又生氣勃勃的發展起來，並且極力的幫助國家，清理革命時期遺留下的紊亂，這樣不但是一種更生的表現，同時對於新修院的創設，及舊修院的整理，更是一個良好機會。威廉主教，很期望着這兩件工作在他的教區內早日實行。教務秘書李斯神父，便是促進這種事業的主力份子，他用他那熱烈的情緒，認真辦事的精神，去研究本處歷史，特別重調察本區的聖人和聖地，所以他對於已往的修士和修院都有相當的認識。他曾在幾年的工夫，擔任修院中聽告解的神父，神修生活之崇高，聖召是否由天主來的，是否天主指引給人的道路，他都有十分透澈的認識。據他自己的經驗告訴他，伯多祿弗利道芬的確是天主特選的，或者能在本教區內，建一個像慈善修女會似的慈善兄弟會，這個女修院已有了相當歷史與成績了。同時類思會的會規亦很明顯的指示伯多祿，使他走進這條道路。

伯多祿在阿爾威城的時候，曾寫給李斯神父一封信，把自己所受到的

主子你要我做什麼

感觸與計劃都告訴他。幸運的李斯神父不但不反對或恥笑他的大胆，反極力的讚美他，鼓勵他，在他那和藹沉着的態度下，時刻注意着這件事的進行。他又回信給伯多祿，勸他熱心祈禱，他將許多聖人的表樣指示給他，告訴他那裏可以尋到完善的指導者，怎樣可以發現光明之路，同時自己也祈求着使伯多祿的理想早日實現。伯多祿也的確受了天主的聖召，讓他重建了新的慈善兄弟會，他的類思修會，真如一粒種子，在天主聖意的田地裏，漸漸發芽滋長起來，成爲一個著名的修會。但在立會之前，須有相當的練習時期——視察期，天主在這期間裏，利用各種艱難困苦，磨練他們。實在說起來，慈善弟兄會的眞精神，伯多祿早已具有了，他在類思會的條規中，提到了這一點：「若有人陷於病苦，必該另有人安慰侍奉他，使病人享受點精神的安慰」。這時他已感到看護病人，似乎很適合自己的個性，同時利用病人的渴望和獲得安慰的心理，誘導他們歸向天主，這種工作，伯多祿以爲沒有什麼困難，因爲他的心裏充滿了天主的愛情，爲了天主的

愛情，去感化病苦中的罪人，那自然是極容易的事。在這可能性下，他蓋起一座茅屋，同二三知己同道者，開始度那嚴格的神修生活。又找了幾個窮苦的病人侍奉他們。從他離開了會院，到現在已是幾年的工夫，這幾年中，他整個的精力，全傾注到亡兄的貧寒家庭了。直到現在，他才有了這一點輕鬆，於是拿出整個的精神，來涵養自己神修工夫。但他這時的志願，並不是隨便參加一個修院，就能滿足。他要開始設立一個充滿勇敢性的新團體，一個私有的團體。一般類思會的弟兄們，對他的計劃都表示十二分的讚同，有的願意供獻自己的身體，有的幫助經濟，但其中亦有一小部份反對，做出恥笑的鬼臉，恭賀這『理想院長』的精神與能力。本區神父美德斯，對於這件事，只有理智的沈默。這消息散佈後，招來一般神父們的反對和輕視，也驚訝着伯多祿的計劃。這一切都在劇烈的刺激着伯多祿的心，在他不能容忍之下，也曾向着自己說：「你怎麼這般的胆大？怎麼敢發起這樣偉大的思想呢？建立修會必須先作房舍，就憑掃烟囪，怎樣籌劃錢呢？」

主子你要我做什麼

你是窮人，你是一個下等人。但李斯神父，來信總是告訴我，這件事情，並不是絕對不可能，因為天主屢次利用貧苦卑賤的人，成就偉大的事業。專心一志的祈禱，天主可以允許任何大事，這祈禱神力下，沒有不可完成的事情。」

在這四面楚歌，困苦艱難之下，伯多祿只有給李斯神父通信，作為自己唯一的安慰，誰知自己所尋的安慰，更是自己的痛苦，因為李斯神父，總不答覆他的來信。

「主子！你讓我做什麼呢？」他在孤獨的祈禱中，總是這樣的問着，這樣熱誠的等待天主的回答。這時沒有一個人注意他，同情他，更得不到特利爾城的一封信，一點暗示。他傷心極了，但在祈禱聲裏，他總覺到神修生活的濃厚，與吸引力的強大。他依賴天主的心，不但不因這些逆事而減，更堅固了他的依賴心。常常撫心自問的說：「天主究竟是要這建設呢？或是不要？總當指明啊！」他借晚間的休息時間，常是熱心讀着聖德肋

撒的傳記，和他建立修會的歷史。他極力的祈求天主光照他，哀憐他的經費。——這也是李斯神父給他的意見——當時只有一位弟兄，捐助他四十五塊錢的建設費。另一位給他十元。一位同鄉在威德斯堡，贈給他一片地基。這一切證明了：「天主收留保存他的善事」。他的勇氣熾熱起來，開始建設修院。此時正是一八四九年，在特利爾城會見主教後的第一年。

從黑暗到光明

威德斯堡的地面上，漸漸的立起一座伯多祿弗利道芬的修院。他雖然住在阿爾威城，但不時的來到故鄉——威德斯堡——視察建造的情形。同時將自己血汗換來的代價——金錢——或慈善家的助款，來付清建築的欠款，並乘機到附近的「萬應聖母」堂裏去朝拜聖母，祈求新的光明，和新的精力，將來建設的用款等……。有時出人意外的來一些錢，或勞力的幫助，使他不能不認為是天主的特恩與獎勵，是增強他的依賴心的暗示。他的事業

，正如田苗一般，陰雨，晴朗，暴風，炎日，時刻變更它的形態。天主也用同樣的方法，來訓練他。

一八四九年的秋末，伯多祿的建築已具雛形。房長約二十尺，寬約十八尺，起地二尺餘，都是石頭牆，上邊是用木料製成的，確也十分堅固。伯多祿渴望着來年春天，還能添造一層，他預計着，用款約二百八十餘元。這一切的一切，雖然都緊壓着他的身心，但他一點也不驚慌。

本年十一月，伯多祿又與李斯神父去信，告訴他這一切的經過，的確！這封信發生了效果；他得到了李斯神父一封快樂祝賀的回信。本區主教，因要觀察這類思弟兄會將要如何的發展，所以他只叫李斯神父告訴伯多祿，他很讚成他的計劃。還慫恿他在特利爾創立一個慈善聖心會，應許他在過年春天可以同一般熱心青年共度神修生活。也命令他，到一個歷史較長的慈善會裏去練習。主教指定的修會，就是多倫主教區內的亞肋淑會，和該會的分院，分佈在亞琛，多倫等處的。

伯多祿久已期待着的光明降臨了，天主的代表——主教——認可了他的事業將要盡力保護他的事業。伯多祿現在的快樂，實在是無法形容的，他要馬上辭去自己的工作，專心經營他理想中的修會。但是，事實却不容他一帆風順的進行下去，因為嚴寒的冬天來了，他的建築也只好停止工作，爲了自己的衣食住，來春的興工經費，自己也只好再繼續工作下去。在這寒冷的冬天，無數的困苦又降臨到他的病體：風雪的威力，咳嗽的刺痛，類思團體感情的破裂，同志們對於自己的誤解……一幕一幕的惡劇，又映在他的面前。「自己太熱情了麼？或是……」他這樣的猜想着，他的確有點掃興了。開會時他也不願參加了，可是他的開工神父，却要他克服惡劣的環境，保持基督的和平。這種命令與伯多祿的心理恰相矛盾，但他却能用克己的精神工夫服從下去。

地獄的惡魔，借着這種機會，使用種種惡劣的毒計，誘惑他，使他的身體與精力，都感到極端的萎靡，他再也找不到工作的興趣了；有時竟發

生悲觀和離開任務的思想。爲什麼一個個的困難，單打擊我呢？我爲什麼不和多數的人一般，結了婚靜享太平呢？

可憐的伯多祿，若不是受過天主特別學校的訓練，讓他在任何危難的環境裏，總沒有放棄了祈禱，而且要較平時加倍熱心的祈禱，否則，恐怕他也無法擺脫這些詭計吧？他完全相信他的開工神父，相信祈禱的效力。因了他堅決的信心，認清了魔鬼的詭計，聰明的逃脫了他的陷阱。同時，在他心靈的深處，也漸漸的燃起平安的真光。認清了天主指給他的道路。

當伯多祿灰心氣餒的時候，會見了一位充滿聖寵的少女，談話之間，使他得到了不少的安慰。她與他的年齡，恰恰相等，她的名字叫加大肋納加斯巴 Katharina Kaspar，是威德斯堡附近的西山人氏 Dermbach。她和伯多祿在一個時期內，因了天主聖寵，在她祖居的村子裏，組織了一個「基督貧窮婢女會」。這個會現在傳遍了世界各處，獲得了人們的尊敬。所以該會祖與伯多祿的會談，無形中加強了他許多精神與胆氣。

阿爾威城的神父費施南 Fechner，給伯多祿建議了一條絕好的辦法，讓他早日清還那四十元的建築欠款。伯多祿在他的建議下，寫了許多求助公函，送給阿爾威城的相識者，求他們解救自己的經濟困難。阿爾威城的人士，得到了這封求助的信，大家都呈現着將有喜事來臨的笑容，在自幸自驕的情緒下，盡力幫助這位和藹的「掃烟凶」的師傅，讓他的計劃早日實現。美德斯總鐸，更加倍的幫助，於是伯多祿的經濟問題解決了，他可以安然的期待着房屋的竣工。

在流水般的光陰裏，又邁進了美麗的五月，伯多祿趁着自然的勃勃生氣，決意到亞肋淑會作初學生，同時，用他聰明的頭腦，選擇了亞琛地方的醫院，作成就自己的學校。這次離開故鄉，的確有不忍離去的情緒，該縣縣長，竭力的挽留他，讓他在阿爾威城繼續服務。可是，伯多祿的心已經決定了。他在阿爾威城同類思會的同志們，舉行了離別的會議，八天又過了他的主保瞻禮，他自己也就在這時候往亞琛地方去了。（一八五零—七

，十二，)伯多祿帶着主教的介紹信，那封信上的日期，恰是類思瞻禮，於是這位青年師傅很幸運的說：『好友類思，聖瑪利亞，永遠是我的保障。』

新的開始

亞琛是一座風景優美，而且公教信友具有熱心歷史的大城，那裏有雄偉莊嚴的主教大堂，嘉祿大皇帝的墳塋，還有一些著名聖人的聖龕。當伯多祿在惟德穆院時，對於亞琛地方的醫院已經很熟習了，因之路途上他感到了故地重遊的情緒，減去了他的跋涉之苦，增加了一些他內心的快慰。和他同去的是一位新入會的同志，他在幾個星期前，因亞肋淑會的介紹，來到了阿爾威城，他叫嘉祿，是一位容貌清秀，舉動敏捷的少年。他有一副慈善熱心的外表，談吐都極道德化，因此伯多祿很是敬佩他，美德斯總鐸，因與他相識的時間短促，所以也理想他，或者是個人物。

他們到了亞琛城裏，很受亞肋淑會的歡迎，他們讓這兩位弟兄先任打

掃醫院的職務，接着再學看護。他們並不僅在醫院裏服務，有時也到病人們的家庭裏去。這種看護的工作，有時非常卑賤，可是這兩位青年，卻能不顧一切的苦幹下去。

很長的時期，伯多祿服侍一位癱瘓人，這個人一步也不會行走，每天早晨，伯多祿須從樓上臥室裡，把他背到樓下，晚上再送回去。所以伯多祿因此累病了，身體如同碎解一般的疲弱，有時他因疼痛而暗地流淚，但是伯多祿卻感覺到無限的幸運，因為歷來逢冬勃發的吐血症，現在居然不吐了。這分明表現出，天主時時照顧他，加強他。同時他自己也甘心忍受一切難忍受的痛苦，努力研究他的技能，因着他那天賦的聰明，與苦幹的精神，他學業的進步，有令人理想不到的迅速。但因他新發出的過度熱火，反招出許多人們的輕蔑，因此伯多祿又遭到了灰心的打擊。「……怎麼？難道主教要我遵行亞肋淑會的規則，用他們的名字麼？我的努力完全爲了恭敬類思聖人，聖類思是我的事業的根基與保障，但是在他們這裏，一

點也不注重這個啊！同志們的意見，都要以救助之母爲我們修德立功的標的，現在……？」他不敢再想了！

本來亞肋淑會的會員，也熱烈的恭敬聖母，但是他心中的隱密還不只這一點，他很相信自己的主意，是天主默示給他的計劃，——這一切內心的不容傾吐的困難，如沉重的十字架一般，壓在他的身上，但是他那堅忍克己的精神，終於戰勝了一切，他拋棄了自己的私見，私愛，全心順從天主的聖意，他將要在主教思想裏尋出天主的願望。

四個月後，主教以爲這兩位青年，已有了適當的訓練，便準許他們在威德斯堡開始辦理他們的善業，諸聖瞻禮日他們離開了亞琛。離開亞琛後，伯多祿先拜訪了他們的領袖李斯神父，和許多的類思會團。許多的同志們都快樂的慶賀着他的成功；他回到萊茵河，又觀看了他的新建設，一八五〇年十一月十六日，他與嘉祿弟兄來到了威德斯堡。

當伯多祿在亞琛學徒的時候，結識了一位品行莊重的亞琛青年，伯多

祿離開了亞琛第十四天，他也來到威德斯堡。他是一位織布匠人，名叫伯多祿若瑟，他是「黑伯多祿」的摯友，也是他的安慰者。

風波

三位熱情欲放的青年同志，雖然仍舊穿着世俗衣服，來開始他們新的建設，但是他們卻完全在嚴格的神修秩序裏度生活。若瑟弟兄在會裏擔負着瑣碎的家庭工作；伯多祿和嘉祿就在本鄉看護病人實行自己的素志。現在以他們清貧的情況着想：能維持生活，自然獲不到口福的享受；更可嘆的，他們有時竟會遭到絕食的恐慌。有一次，伯多祿弟兄有事外出，會院中只留若瑟一人看守，但沒有一點兒食物，他整整的忍受了兩天饑餓，作了兩天消磨饑餓的祈禱，最後他收到了祈禱的效果，一位鄰人從窗口送給他一塊麵包，解救了他饑餓的襲擊。總之：他們的日用食糧，多是仰賴着村中的慈善人士。伯多祿的姐姐，很慷慨的允許給他們縫洗衣服。的確！

天主雖然利用困苦饑餓，蹂躪試探着他們的熱心，同時也用非凡的慈善的賜予，來束縛着，堅持着他們的信心。他們鎮日裡讚美着天主，讚美着至潔的瑪利亞，他們那慈愛的母親。一種至誠的頌讚之雲，從他們團體的祈禱聲中，玫瑰經裏，伯多祿特別喜歡的聖母日課裏，不停的噴放着。

但是風波繼續不斷的摧殘着嫩苗一般的生命，也迅速的激刺着他那弱小的軀殼與內心。

威德斯堡 Weikersburg 村長的弟弟，有位親戚，是個熱心而未婚的青年，他慷慨的捐贈給伯多祿建造修院的地址，因此引起他親戚的狐疑。村長的弟弟恐怕這位熱心的青年，也要度那修會的生活，將他那份產業，轉到伯多祿的建設範圍裏，自己一點也分享不到；於是他便暗中挑唆村長和鄉紳們向縣長呈訴：在瓦來達 Valendar，大興非法的建設，隱藏異鄉的孤客——伯多祿的弟弟嘉祿。便決意與伯多祿爲難，要求縣長在威德斯堡地方不許造就一個修士。這場風波發狂般的繞着這座小小的修院怒吼着。

伯多祿在風波開始的時候，把他兩位弟兄隱藏起來。不久，他便坦然的走到鄉紳面前，大胆的揭破他們的假面具，指出他們的惡作劇。伯多祿整天為他的事業奔走，總不讓自己獲得片刻的安息。夜幕展開了，他便長跪在無染原罪的聖母像前，含着滿眼的熱淚，發出天真的呼聲：「救苦救難的聖母啊！……」

世界上的艱難，最怕「恆心」。伯多祿抱着百折不回的勇氣，經過了長時間的爭鬥，終於在他的恆心上開了一朵勝利的鮮花。現在他的村長很懊悔自己冒昧的行爲，爲了消滅良心上的不安，他極力庇護伯多祿，懇摯的向伯多祿道歉。可是他那沒有信仰的縣長，卻要固執着自己的成見，定要解散這初生的團體。經驗告訴我們，天主教決不容許任何人侮慢的。那獸行的縣長，雖然極受政府的庇護與信任，但終因姦淫的行爲，他的英名美譽掃地了！他的生命之線被剪斷了。他在哥佈倫 Koblenz 一家旅館裏，用一枝短短的手槍，結果了自己的性命，紛碎了自己的頭顱，鮮血濺滿了四周

的牆壁。從此可知地獄裏的惡魔，和一位埋首於祈禱的人爭鬥，永遠是獲不到勝利的。因為他那幻想的勝利，永遠是空中樓閣，不能實現的！威德斯堡的建設，形勢上是失敗了；可是在哥佈倫卻獲得了驚人的戰果：在那裡建起一片偉大的修會母院，它將造就出無數的健兒，開闢許多的支院。奇怪！伯多祿首先計劃建設的那塊土地，事後竟變成了一片荒蕪的原野，一望無垠的污水池沼。

哥佈倫的人士，聽見了伯多祿的遭遇，很生憐憫的心，便有幾位仁人君子，邀請伯多祿遷到哥佈倫，棄掉那小村中的房屋。因為在那裏爲看護病人，是十二分需要的。一般特別愛戴伯多祿的人物：如聖母堂內的總司鐸戴樓仁 de Lorenzi，聖加斯特 Kastor 堂內的神父葛愛美 Krementz，（他是將來的科倫 Köln 的紅衣主教。）還有慈善聲譽卓著的大夫 Settegast 博士。他們極力的請官府，准許伯多祿遷到那裏去。伯多祿便帶了介紹書拜見了城裏的各位大夫，他們都十分客氣的招待他，同時聖加拉女修會的院長，也慨

允伯多祿新入會的弟兄們，在他的醫院裏學習看護。一八五一年八月十五日，伯多祿同他的摯友若瑟弟兄，遷到了哥佈倫，租了兩間小房，用了一輛人力車將他們簡單的用具拉來了。

風波依然是醞釀着，因為魔鬼還是利用他的詭計，破壞這種新的建設。來勢雖然不弱，不過，這新的建設是極不易攻破的，因為它直接的牽動着整個修會的精神與目標。

當伯多祿實行遷居的時候，嘉祿弟兄已離開他去了，因為他具有茹達斯一般的神經過敏，他偷偷的跳出了這艱難的圈子，留給伯多祿一種難以描寫的創痛。原來在他入會不久，便感到生活的乾枯，生出許多怨言來，於是僅尋找待他豐足的家庭裏去應看護，鎮日裡躲避着伯多祿的管轄。非難的風波起來了，伯多祿願意把他隱藏起來，但是他卻回家去了，臨別的時候向伯多祿說：「這個事情，我要斟酌一下」。

不久嘉祿弟兄又回來了，還願意共同工作，借口自己並無完全脫離修

會。但是他怎能欺騙伯多祿呢？他有正直的情誼，決斷迅速的頭腦，他早已從他的言談舉動上，觀察到了他的骨髓，知道他沒有入會的心血，也不能屈服於嚴重的責任和沉重的十字架下，所以他很不願意再收下他。但是可讚美的，他竟完全拋棄自己的意見與願望，去聽從李斯神父的決斷。但是這位神修的領袖，還沒有洞悉嘉祿的詭計，所以力主和平，可憐的伯多祿只得忍痛的將他收下。爲了這位迷入歧途的弟兄，他雖然嚐到了酸辛與創痛的滋味，但是他能以聽命的精神，忍耐了這一切的痛苦，仍以真摯的心來原諒他，讓他担負會院中輕快的工作；應酬一切來往的信件，至於他將來還騙他嗎？他一點也不生疑惑。

經過了一個短短的時間後，這幼稚的修會，握住了生存的把柄。因爲本區主教毫無疑慮的應允了伯多祿的請求，許他們穿戴會服。並在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，在一座聖母堂的更衣所裏，爲他舉行了「領會衣」的禮節，這樣充實了伯多祿久蓄在心的願望。

幾個星期之後，嘉祿弟兄擾亂了他們的和平！原因：伯多祿的建設還未標明是否完全自主？或是屬於亞琛Aachen修會的一部？又遇亞琛的主教，恰於此時，願意把亞肋淑Alexaner會的一部遷到自己區內，他以為這愛火如焚的青年，英勇可敬的「掃烟囪」者，對於素日自稱的「小工程」，恐怕沒有充分的精力來完成一個獨立的修會，於是該主教主張到亞琛請一位富有經驗的修士，來充任哥佈倫會院的院長。這樣，無形中送給嘉祿弟兄一個施展詭詐的良機，作了他叛變的導火線。他很相信他有出色的幹才，所以總是表現出一種不服氣的態度來，似乎不甘於伯多祿的管轄而躲避着。在一切的言談和書上或遇到其他的機會，他總是指責着伯多祿，說他沒有治理這樣大事業的才能，暗施「毛遂自薦」的詭計。修會在哥佈倫正在日見進展的時候，少有相背己意的地方，他便暗暗的寄信亞琛的弟兄們，請求到那裏入會，並說伯多祿弗利道芬的建設恐怕不能持久。但是，他自信是很秘密的詭計，突然被揭穿了。於是伯多祿決意將他革除。

在這不景氣的時期內，伯多祿的內心受到了一種絕大的創傷！「嘉祿你真是現在的茹達斯！」這是他傷痛時期怒恨的痛語，他一生不會忘記這件事，他在將要別世的一刹那，殘痛的回憶，又湧現在他眼前時，還促使着他寫出這般鄭重的遺言：「可愛的弟兄！我爲探尋平和的真面目，碰了無數次的尖銳釘子，經驗告訴我：只有天主能認清這一點，爲此我要在這寶貴的分秒時刻，作一次最後的勸告：可愛的弟兄！你們應當剷除一切擾亂份子，讓和平的天使與你們相偕。你要知道：和平是修會的命脉，是神修的國王。」

嘉祿的惡作劇演過之後，兩位新入會的學生，也脫離了會院：一個因爲愚笨；一個因爲受不了奉侍病人的痛苦。在這內外夾攻的生死關頭，他的摯友和他的開工神父婁蘭石 Lorenzi，對他的組織也似乎有點絕望，可是伯多祿英雄的胆氣，忠誠依靠天主的心腸，並不因此而灰心，雖然風波已在他的心靈深處劇烈的澎湃着。與嘉祿的性格恰恰相反的，那便是若瑟弟

兄，伯多祿的摯友。的確！他與伯多祿真可謂莫逆之交；沒有他，我相信伯多祿的一切都不會成功。他們的友愛是永久的。若瑟弟兄，過了八十一年，年的戰鬥生活，他利用那惟一的武器——念珠——打破了一切的難關；最後，唱着神聖的讚美歌，平平安安的升天去了。

這兩位濟世的英雄，起始，在他們能力所及的範圍裏，不分晝夜的盡着看護職責，在他們第一個工作簿記上「一八五一年」有一千零三十個日工，七百四十一個夜工。其他的時間使用在祈禱的工作裏。的確！他們得到了犧牲與祈禱的效果：神長們，都很有把握的證明這位「掃烟囪」者，是天主成全他的事業。所以他們興奮的認可了這個修會，並委伯多祿為第一任會長。可惜！他不能完償素願，用他終日掛在心頭的名字：「救助之母」。

Msgr. De Lorenzi 神父任主教專員，負教導的責任；次年二月，這兩位飽經磨練吃盡苦酸的弟兄，發了他們的棄世聖願。

此後這新的慈善會，便奠定了基礎。伯多祿在一種濃厚的幸運中，歡

唱他的「大哉天主可讚揚」。他爲了表現自己的心跡，有一次致書李斯神父，誠摯的說：「瑪利亞是我的母親，她永遠以慈母的心，惦念着和庇護着我們。聖類思將在我們當中，作我們的保障，作這幼稚修會的撫育者。」

有志竟成

伯多祿的弟兄們，在他們極有秩序的路途中，平心靜氣的邁進着。主教的專員李斯神父，似慈父般的負起訓誨的責任，竭力的灌溉這剛萌發的修會幼苗，傾力於他們的精神修養。他爲了收到迅速而完美的效果，就邀請了一般富有經驗與見解的神職名士，議定一種極完美的修會規則，於一八五六年得了哈爾諾底 *Arnoldi* 主教的準許。主要的規則是：凡備報名者，須詳查，並證明爲優良份子，且具有忠誠剛毅的持久性。

由於新同志的蜂擁，他們感到了房屋窄狹的困難，爲了解決這必須解決的困難，婁蘭琪神父購置了一所寬大適宜的房子，不久又於舊房的一旁

，建起一座絕美的小聖堂。當祝聖新堂的節日，伯多祿的快樂，無法更快樂一些了！李斯神父和主教，也充滿了一種極快樂的氣氛。一八五三年，主教的祝福言語「望天主保佑這新的建設」現在竟出人意外的實現了！於是伯多祿的聲名日漸遠播，除了他患難期中的舊友外，又交了許多新的知己與恩人，同時，受萬人崇拜的普魯士的公主——將來的德國皇后，也是他友誼場中的一個，因為她的生活大半享樂於普魯士，而且與伯多祿的友愛，又是超人一等的親密，所以她雖然是基督教徒，卻時常拜望伯多祿的弟兄。她又慷慨的給他們物質上的幫助，並慰問他們的困苦，她曾以珍貴的金十字架，作了初入會的紀念贈品。

幾年之後，主教又寄給伯多祿一信，大意說：「你們精神與物質的發展消息，帶給我莫大的喜樂。感謝天主！在他至高妙的明智裡，祝福照顧了這小修會；我很希望諸位弟兄，能堅持這英勇的前進精神，讓其他教區也發現你們的慈善之光」。這封信寫出不久，一些教區真的要求伯多祿去

帮忙他們，例如：主教大城特利爾附近的魯森堡……。

現在伯多祿弟兄，以會長的資格，送他的四位弟兄到特利爾去。在他與李斯神父相聚會談時的喜樂，的確無法形容；回想幾年以前，這位「掃烟凶者」在渺茫途中進行時，就見了這位慈祥的李斯神父。現在他攜帶着第一次的慈善弟兄，與他作第二次的會談，這的確是他生命中第一件樂事。同時在這兩位超凡人物的心胸裏，充滿了慶幸與感謝——天主的完美照顧。

從此他們便以特利爾城，作修會的主點，在那裏造起美麗雄壯的修會母院，更幸運的那時恰是彌撒厄爾大主教當權（一八八一—一九二二），他對伯多祿的弟兄，真似生身父母一般的慈愛，仁惠。這為小兄弟會的發展，的確是主要的動力。於是，他們建立了許多新的房舍，涵養愉快的精神。以特利爾弟兄會作他們的會名——今日——各方對他們都有相當的認識，他們的慈善事，不但分佈在德國，魯森堡，阿爾撒斯，勞蘭，中國和他的東

隣日本，也發現了他們的慈善事業。

伯多祿弗利道芬，他想到他的建設會這麼偉大嗎？——誰也不信——可惜他沒有領畧這偉大發展的幸運，他身體的健康，無形中被病苦的遭遇帶走了！他現在的生命線，爲痛苦的利刃所斷，在他未來的生命中，大部分的光陰，都消磨在病院裏。因此他把他教訓弟兄的實地經驗，詳寫出來；本一位意志堅定，具有高尚目標的人物，躺在清靜的養病室裏，更能進一步爲自己的志願着想。所以，他在受着這種心理的支配，搖動着筆桿，把他創會經驗的精華，寫在他的遺訓裏；可祝福的病苦啊！沒有你，我們摸不到我們會祖的神聖遺跡，這樣光明高貴的靈魂的遺像。

特利爾的主教彌厄爾，也論這遺囑說：它雖是這麼簡單而平凡，但能明鮮的吐露着它的使命，完成一付慈善神聖弟兄的肖像，它領我們到天堂裏，愛火裏，也是這愛火燒透了我們會祖的心。他的話，似木刻，是圖畫，有慈母一般的溫柔，似黃金一般的珍貴，在這二十五頁文字書裡顯耀着

會中的一切工作，和平神聖的生活，與非凡的靜默，「智慧人的言語，好像一個釘隱的釘子，都是一個牧者賜予的。」

這樣伯多祿既完善的實行了天主的計劃，天主爲安慰他的疲勞，便命死亡之車，把他接入天國去了！可是在將死之前，又賜給他沈重的痛苦，爲完成他一生「負十字架的生活」。同時他在竭力的祈求着死的到來，並在他氣息奄奄的將死之剎那間，還勉強運用着他那顫動着的手與李斯神父作長久的告別書：死亡把着我的手腕，讓我致書與我可愛的神父！——這或者是最後的一封信吧！「敬愛的神父！近來我總以爲我的人生工作即可告終，雖然醫士們都抱着滿腔希望的熱血，挽救我的生命，但是深解我的弟兄們，格外病中的我，這生的希望，似浮雲般的消失了！死亡一天接近一天，我那思歸之情，也濃厚起來了！倘若我能在聖誕之夜，天神與世人的歌聲中辭別世界，那的確是一件最幸運的事。但是我們不可與天主規定這個，因爲他所願意完成的，都是可讚美的！現在我也如聖瑪爾定一般的向天主說

：「主子！我知道你喜歡我死！但你若願意我再繼續一點善事，我也樂於聽命」。敬愛的神父！求你在彌撒中，紀念我吧！我很希望在最近的聖誕節，加入天國的唱歌團，同聲高唱：「天主受享榮福於天，良人受享太平於地」。凡是真有益處的祈求，天主無不承允。的確！聖誕之夜的伯多祿，已是天神樂隊中的一個了！

他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把他聖潔的英靈，交與慈父和他摯愛之母手裏；在他生命最末的分秒，還懇求他的同志唱「全心愛瑪利亞」。一種勝利的凱旋聲，消滅了人世的悲哀；龐大的人群，將這位「病者摯友」送到安樂之鄉——坟墓中。合城的神職歡然前導，社會中各個團體，高舉着各樣的旗幟，前往追弔。本來麼！伯多祿也是他們團體中的一個——掃烟凶者。當時婁蘭琪神父宣講伯多祿的生平，與大眾的追感。

哥佈倫城的人們，爲表現他們的感激心腸，爲紀念這位千古流芳的英雄，遂在他的坟前，豎起一面珍貴的大理石碑；上面刻着惹人注意的幾行

大字：

在這裏安息着天主的忠僕——

伯多祿弗利道芬；

特利爾慈善弟兄會的創立者。

公生於一八一九，二，二十五日，

卒於一八六零，十二，二十一日。

哥佈倫全城人士公立

在聖人們的光輝中

天主是至公的，他向來喜歡因微小的動機而成偉大的事業，他永遠高舉謙遜和良善者的地位，他曾告訴昔日的掃烟凶者說：「朋友！請上。」現在伯多祿弗利道芬這個名字開始發光了！他的坟墓是光榮的，他的死是有代價的。

「救助之母」那幅散佈聖寵的聖母像，現在因朝拜者的蜂擁，只有從小堂裏遷到新修的大堂裏，那座飽嘗了伯多祿的熱淚，深深的領味了伯多祿祈禱的小堂，現在空虛的兀立着。從前，它是伯多祿的避難所，是安慰伯多祿的慈母，現在伯多祿的同志，爲了紀念他們的會祖——伯多祿——要求把這小堂移到特利爾城去。他們的要求成功了，他們便把小堂和一幅極相似的重繪的聖母像，搬到他們母修院的花園裏。二年之後，他們又把伯多祿的遺骸帶到特利爾城，埋在聖母像的脚前。（二九二—八）

天國的皇后，現在引領着無數真誠的團體，恭敬效法伯多祿。他是信友的依靠，他應允無數人們的祈求，他更是一切痛苦人中的安慰與救援者。所以該區主教路德福 Rutzoff，提倡辦理伯多祿的列品，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，教宗諭令該主教組織調查委員會，調查伯多祿列品的事件，無數敬慕與感謝伯多祿的人們，都在熱誠的祈求天主，讓他光榮他的忠僕伯多祿。這位萊茵河畔的熱心良善活潑的「黑伯多祿」，在天國，或在世界

上，同樣的站在聖人的團體裏，發出勝利的光輝。

我們相信，伯多祿的入聖，是他應得的報酬，他爲了神修事業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，他在會院裏過了嚴肅的苦修生活，他的成功，是在困苦中掙扎出來的！我們更相信，他是從烟囪裏爬到聖人團裏去的，他僅僅的做了十年修士。十五年的工夫，在黑人團裏作了學徒，工伴與師傅。但是今天他的同志們卻散在整個的世界，光榮讚美着，這位掃烟囪的聖人伯多祿弗利道芬。

結論

這段結束語，是已往的掃烟囪者的手筆，也是他末次的訓言，或者也可說是他和我們的天國皇后的訓言。

可愛的弟兄！在我講論如何恭敬聖母之前，先要告訴你們一些我自身關於聖母的經驗，我相信你們不能不受這些經驗的影響，不能不因此而更

熱烈的恭敬聖母……

弟兄們！當我起意建造一座小房，招集一般青年同志從事看護工作的時候，我身邊分文全無，這樣的工程又怎會成功呢？但我決不失望，我投到可愛的聖母懷裏，把我內心的隱密訴給他，我以孩子般的真誠訴求她的幫助，我也許給她，我理想中的修會實現後，必以她的名字相稱。的確！這位可愛的母親賞給我建房必需的用款，和其他有充滿母親的救助，在我進行的路線上，倘若不幸中止或力竭的時候，我便躺到「救助之母」的懷抱裏，或其他敬拜她的所在，苦求她：「啊！可愛的母親！現在小船停止了！請妳用妳那仁慈之手解放它吧！」弟兄們！這「小船」果然又入了航行路綫，雖然在驚喜悲慘的旅途中，不斷的遭遇可怕的風波，但總沒感到翻船的痛苦，直到今天還是不停留的進行着。弟兄們！我們沒有多麼長久的時間了！現在我不能不把天主爲我們的修會所施行的一切善事，隱而不宣了！但要我把一切的一切都寫出來，我應當寫多些啊！……

我們爲了少微的表示謝意，只有尊着聖教會的規則，傾盡我們所有的力量，恭敬這仁愛的母親瑪利亞，我們要用世間最美的鮮花，製成精巧玲瓏的花圈，點綴在她的聖像前，用盡生平所有的藝術能力，來修飾她的祭台與小堂，我們要永遠高唱着讚美聖母的快樂之歌，誦讀稱讚她的經文，好讓她永遠的幫助保護我們。

可愛的弟兄！恭敬聖母絕妙的方法，是讓我們拿出偉大的愛情，活潑的精神，愛慕她的聖子——耶穌——我們要極力的摹倣救世者的善行，倘若我能夠忠誠的在主子的葡萄園裏工作，設法救出將陷落或已陷落的靈魂，把受刑的，用主子的寶血贖回來，這也是一種極高尚的恭敬聖母的方法。

可愛的弟兄！最後，我求你們都作恭敬聖母的真誠的主力份子，做她摯愛的孩兒，要以兒女依靠母親的心腸，來懇求她，在一切的人生困難中，凶險的誘惑裏，應當躲到她的慈懷裏。雖世界是波浪滔天，沒有止期的海洋，但我相信她決不讓你們沈沒下去。因爲她是世間天堂最溫柔最慈祥

的母親，她將要用她救過無數人的手，把你們從萬險中拯救出來，送到永遠的享福的天國裏！

介紹慈愛弟兄會

特利爾的慈愛弟兄會，是羅馬教庭認可的修會，該會謹遵着聖奧斯定的會規和羅馬特別的諭令生活着。他們以童貞瑪利亞，總天神拉法厄爾，聖若瑟，聖奧斯定，聖若翰德德奧，聖類斯，爲他們主要的主保人物。他們的初學學生，由另一個修會的神父，來負訓練教導的責任的，凡有志入會的青年，先過六個月的保守期，然後才可以作正式的初學生，兩年之後，先發兩年的聖願，接着再繼續三年，方能發終身聖願。

宗旨——本會會員，須先把自己養成一個神形健全的人格，謹守絕色，絕財，絕意的會條。又當極力效法耶穌的貧窮，潔德，和服從的美德。在社會上，當負起看護病人的工作，無論是在自己的療養院裏，或是在病人

的家庭裡，不管病人的病況與信仰。他們除了看護工作以外，還有其他的慈善機關。總之：他們完全踏着耶穌撒瑪利大諾的足跡，獻身於侍奉病人，援救靈魂肉身遭艱難的人們。爲此，凡會員必須完全服從上司的指揮。他們這種犧牲，所獲得的代價，不是世上的金銀財寶和虛名，乃是天主最大的賜予——天堂。

入會須知：

1. 凡預備入會者，須有志獻身於天主，甘心忍度會院的生活。
 2. 身體與精神是健全的。
 3. 應是良家奉教的青年子弟。
 4. 沒有債務與其他的阻礙。
 5. 當是未婚青年。
 6. 年齡至少在十五歲以上。
- 凡被別會內革除者，皆不收納。攜帶財物與否，不關緊要，但須帶初

學時期足用的衣服，如襯衣，汗衫等。

寫志願書應注意的幾條：

須：領過四件聖事（聖洗，告解，聖體，堅振）；善行；未婚；健康；以及學校或工廠的證明書，和一張說明書。上面須寫清者，如下：

- a. 姓名，籍貫，領洗聖名和生日。
- b. 父母名字，住址，生或死？
- c. 曾入過什麼學校，習過什麼職業，在什麼機關或工廠服過務。
- d. 入會的思想於幾歲時發生的。
- e. 身體健康否？否則有什麼病，現在好了沒有？
- f. 父母健康麼？否則有什麼病？現在好了沒有？若父母死去，須寫明是什麼病死的！

這一切的問題，經會長查清了，他便報告初學生的院長，發表錄取，通知後，方可入會。

- g. 有志入會者，於十五歲至十七歲能在上海有機會入中學。
- h. 有志入會者，自十八歲以上，該有初中三年的資格。
- i. 有志入會者，可與上海北橋普慈療養院院長去信接洽。

祝文

吾主耶穌，爾嘗謂「凡施於我一小弟者，卽施於我」；乃爾微僕伯多祿弗利道芬，蒙爾特簡，創立慈愛會，竭力友助貧病之人；而今此會，徧散各方，繼其遺業，力行仁愛之功，藉以事爾：今懇顯揚爾忠僕，而凡求爾仁慈聖心之諸恩，……一一俯賜之。

吁，瑪利亞，進教者之佑，爾僕在世時，竭誠孝愛而無求不獲者：今亦求爾，救助我之急難；凡爾有求，聖子無不允諾。

聖類思，昔伯多祿弗利道芬勸令多人虔敬而仰效爾，懇爾助我祈求，俾彼得列福品，益顯天主光榮。

在天 萬福 光榮頌

天主降生一九四〇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 出版

慈善弟兄會的創立者
伯多祿弗利道芬 每本實價七角

原著者

F. Conrath S. J.

翻譯者

聖言會司鐸
滿恩禮

發行者

顧若愚

印刷兼
發行所

兗州天主堂
保祿印書館

兗州教區主教舒

准

K7.

版權不
所翻印
有印

24
550223

